

宋教仁被刺秘聞

余青

前記

癸丑討袁，是民國初年的一件大事。袁世凱因為嫉忌國民黨，畏懼宋教仁，乃不擇手段，指使心腹趙智菴（秉鈞）、洪述祖等，輾轉密遣流氓浪人應夔丞（桂馨），賄買武士英等人，在上海北火車站開槍射擊宋教仁，彈中要害，不幸喪生，國人悲慟不已。

所喜破案神速，應桂馨、武士英等人同時被捕，並搜得趙秉鈞、洪述祖和應桂馨往來密電。在短短幾天之中，全案偵破，當年上海的報紙，對於這一有關民國政治史的巨案，記載尚詳。但當時因有種種原因，仍未能完全詳盡宣佈全貌，前幾年，筆者從姨父口中，得知很多未曾公佈的內幕珍聞，茲特將姨父所述當年破案時的實際情形，以往國內報紙所未及採登的，詳細寫出來，供中外雜誌補白。姨父原是被獲該案參加逮捕應桂馨、武士英的當時人某君的妹夫，對宋案知道得非常確實而詳盡，可供史家考證。

袁欲獨裁亟思去宋

宋教仁先生湖南省桃源縣人，別號遜初，筆

名漁父，清末民初上海民立報常載其社論，時宋任該報總編輯，是國民黨中最有抱負的領袖人物之一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，就是宋教仁在辛亥年費了一夜之力一手草成的。袁世凱既在北平就臨時大總統職，對於主張民治的國民黨，便十分嫉妬，尤其對於宋教仁一夜草成約法，知道他是位非常人物，所以格外畏懼他。民國第一屆國會議舉（當時係兩院制，分參議院及眾議院。）國民黨因獲得廣大民衆的支持，選舉結果，在華南華中十一省當選的議員，國民黨黨員佔絕大多數，宋教仁即在湖南以最高票當選。依據約法規定，總統任命國務總理，組織內閣，必須將閣員名單，提交兩院通過，方可正式任命。袁世凱預料他自己的羽黨組閣，兩院決不會通過，不得已就竭力籠絡國民黨，尤其希望宋教仁爲他所利用，宋教仁不受袁的利誘，而出任內閣經理的呼聲甚高。

袁世凱深知立憲政治的實權，在於內閣，總統不能離開內閣單獨行動。於是，決定刺殺宋教仁，以消除政敵，然後由他的羽黨組閣，任憑他弄權操縱，獨斷獨行。

上海北站槍聲突起

刺殺宋教仁的詳細計劃，事先非常秘密，袁世凱、趙秉鈞、洪述祖爲主謀人，應桂馨是實際的執行人，應桂馨利用殺人不眨眼的羽黨，把各事準備好，等待宋教仁由湖南來到上海時，偵知宋教仁決定某天晚上要坐滬寧鐵路（即京滬路）夜車從北站出發，再由南京轉道津浦路北上，於是決計實行謀殺，因南方爲民黨勢力範圍，其原定計劃，必使宋教仁死於濟南附近，刺客可以規避責任，又可示威。袁世凱在表面上還電催宋教仁到北平去商量國事，其實是袁的詭計。應桂馨經趙秉鈞、洪述祖的催促，見事機急迫，乃命他手下臨時僱傭的刺客武士英等三人到北站去實行暗殺。刺客三人中，除在監獄裏被毒斃命的武士英外，還有兩人，一是小寧波，另一人姓名不詳。開槍即是武士英一人，其餘兩人，僅在車站把風，又傳小寧波也曾開一槍，但未命中，這點無從細考。那時宋教仁正跟許多國民黨運行的政要如黃克強（興）、居覺生（正）、于右任等，走近柵門，正要進入月台，不意槍聲遽響，秩序大亂，跟宋教仁靠得最近的是黃興，因此當時黃興左右的人，還誤認黃已遇刺，後來見到宋教仁受傷倒地，送行諸人員立將宋教仁抬到汽車裏，飛送上

海老靶子路鐵路醫院救治，無奈時值深夜，醫生都已回家，無人診治，這時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實際主任周南陔已趕到，在醫院裏四處打電話，催請醫生，通知報館發新聞緝兇。周南陔辦事極為幹練。

三槍中一神智仍清

先是宋教仁早上車時，由交際部幹事吳頌華赴站招待，周南陔另有宴會，在某地聚會中坐席甫半，忽有安徽眾議員陳策進入報告宋教仁在北站被人槍擊，但不詳其情。周南陔立即辭出，同席有王全發（號季高，曾任筆者故鄉紹興都督）

向周說：「我的車快，我陪你一同去吧！」王就自開汽車與周同往，王的駕車技術，在當時非常高超，王周兩人到了北站，站長等人認識周，告以槍擊情形，並說宋教仁已被送到鐵路醫院去了，王周隨即駛往醫院，但見宋教仁在樓下一間小屋裏，坐在板床上，神智很清，絕不模糊，只有于右任與居正二位，當時因深夜，院內並無醫生，經周南陔打電話到各處找了好久，才來一位醫生和一位女看護，共扶宋教仁上樓，安臥在某號病榻上，醫生驗明傷在腰部，槍彈未出，深夜不及開刀，決定到翌日天明時施行手術。

當晚宋教仁睡臥在小病房木板床上，跟于右



指使心腹趙秉鈞賄買黑社會人物刺殺宋教仁的民國罪人袁世凱。

任、居正商量發電報給袁世凱，對於電文措辭，三人斟酌再三，才得定稿，起稿時，一面說着，一面由周南陔在榻旁筆錄，其中有「為奸人狙擊，計發三槍，中者僅一」等句，是宋教仁親口所述，電文由周南陔坐着王季高汽車（跑車，王有好幾輛汽車），親送到四川路福州路電報局去拍發，事畢，回到醫院，已是凌晨二時左右。

宋教仁平日自奉儉約，受傷時所穿西裝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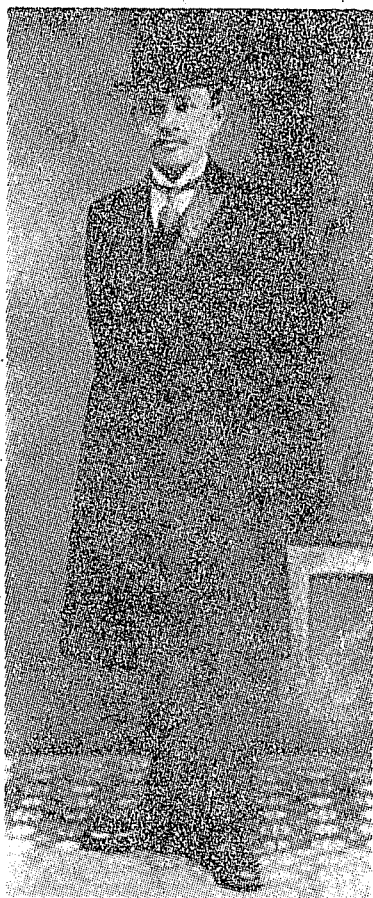
做舊，褲腰上的鈕扣係薄洋鐵質，且已發鏽，武士英所發射的子彈，正好把鈕扣射碎，穿進腰去，傷到腎部，這是加重傷勢的一大原因。鐵路醫院醫師因宋教仁傷勢十分嚴重，特與黨方商量，邀請滬上手術最高明的名醫會診，最後邀請到德國兵艦上一位外科解剖專家，於次日下午替宋教仁動手術取出子彈，手術時，組織裏為鄭重起見，特派于右任到現場（樓下手術室）從旁監督，子彈從前面胸下腹上取出後，傷勢仍無起色，反漸加重，晚飯時，宋教仁頻頻呼痛，醫生及看護急為注射止痛劑，痛苦略減，但不久又痛，到了夜半，已入危險狀態，周南陔招待黨內黨外各方面來院探病的要人，日夜不離病院，又到榻前問詢，隨時用電話分頭向各政要報告，夜半彌留前，居正、陳英士兩人先到，黃興繼來，其時宋教仁已不能言語，諸人環繞病榻，莫不嗚咽失聲。氣絕時，黃興、陳英士分坐病榻兩旁，各執宋手，再三說：「遜初！放心！我們要代你報仇的！」黃興操湖南音，陳則湖州官話。其時宋雖不能言，但仍認識黃、陳兩人，又因痛苦過度，宋教仁的頭在枕上轉側不停，衆囑周南陔從床欄上扶持其頭，直到天明時呼吸停止，周南陔才得放手。

四川學生指引兇踪

此一驚人巨案發生後，國民黨對於緝拿兇手，非常認真，凡是黨內幹事，及在滬黨員，幾全體行動，分頭尋找線索，當時黨部的組織如下：國民黨上海交通部（實即是總部，因重要人物都在上海，國民黨以南方為根據地，上海又是南方唯一要地）設在南京路拋球場沿馬路通運公司樓

上(即有名的亨達利鐘錶行隔壁)，部長是居正，下設總務、財務、交際文書等各部門，總務長龐青城，財政長王一亭，交際長周南陔，文書長張默君(邵元冲夫人)，當時 國父孫中山先生及黃陳諸人都聚集在上海，感於宋教仁被刺殉難，萬分悲痛，對主使之入，大有食肉瘦皮之慨，宋案要犯的被捕，及種種秘密電文的發覺，都在無意中成功，其線索的尋得，說起來真有些像天意相助呢？

在宋教仁出殯的當天晚上，有兩個潦倒不堪的四川學生，親到國民黨交通部所屬的交際部，說是要謁見主任，有機密事報告，遂由主任周南陔接談，二人異口同聲的說：「我們因為來滬投考學校，住宿在四馬路鹿鳴旅社，隔壁房裏，有一衣衫不整，面貌不像善類之人，住了多時，據說攜有一幅古畫來上海找買主的，那人自稱姓武士英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常到我們房裏閒談。」



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先生遺照，被刺時年三十三歲。

天，向我們借洋兩塊，他說：有人提拔他，叫他去做幹掉一件事，成功之後，即可大富貴，那時報答你們兩位，可以十倍奉還。他又給我們一張照片，原來是印在明信片上的，他說：此人不好，可殺，是我們對頭等語。又拿出一張名片，說是提拔他的上海有名人物，當時我們將信將疑，就借給他兩塊錢，後又陸續借去共七元二角，直到前日深夜，武士英果來還我們的債了！神情極為慌張，但很得意的樣子，他說：好了。並將身藏鈔票一疊向我們顯示，想必是領到賞金了！第二天報上載宋教仁先生被刺消息，並有照像刊出，與武士英給我們看的照片，竟是一人，因此特來報告。」

周南陔聽了，事實離奇而又可信，不敢怠慢，就細問那學生說：「武士英給你們看的那張名片，他說是上海有名的人，記得姓名嗎？」兩學生思索良久說：「當時沒有十分注意，實在記不起來了！」

又叫他們細想一點印象，兩學生說：「那名片上的姓，說普通並不普通，說生僻也不生僻，但有長長的一撇，其餘却已想不起來了！」

周南陔立即報告陳英士先生，一面派人隨同學生到旅社守候武士英，準備他回來，相機探察，兩位學生當然就是眼線。陳英士先生的一班幹部人員，大家詳猜這個主使犯的姓有一撇的，煞費了一番苦心，竟難猜透，是姓虞嗎？姓唐嗎？是廖？是廉，是周是方？一個個猜透了，還是莫衷一是，陳英士先生說：「根據『上海有名的人』一語，也許姓虞的倒很相近。」(筆者按：當時陳英士先生誤認為上海有名的「財神爺」虞洽卿)那裏知道事實上却是個姓「應」的，除了「六壬卦」「文王課」，誰能料得到呢？

逮捕應桂馨的經過

周南陔派了部內的幹員數人，在鹿鳴旅社武士英對門開了一個房間，秘密守候了一日夜，那武士英仍不見回來，周南陔向陳英士商議，決定先行搜查武士英的房間，不料搜查結果，什麼證據都沒有，只發現一張「應桂馨」的名片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姓有一撇的就是這位仁兄，那時應桂馨是公職人員，身任江蘇省水警廳長，在官場和社會聞人兩界，極有手面；日前宋教仁出喪到斜橋湖南會館時，應桂馨還在場照料，甚為慇懃，又誰料其內幕如此奸詐呢！陳英士對於革命，素抱勇往直前，不顧成敗利鈍的精神，既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，就立即密告英法兩捕房，急速逮捕應桂馨，發動已在晚間，應的住宅在法租界西門路文元坊沿馬路，門前有電車軌道，這一天應本人正在英租界老民和里某妓院宴客，陳英士派周南陔、陳惠生等，率領幹員，會同捕房探捕(周激探長阿姆斯特脫親往)實行逮捕，但絕未透

露風聲，當時應桂馨在民和里妓院宴客尚未散席，周陳等人事先已查訪明白，直奔民和里，探捕在妓院四週，放出步哨，應桂馨正在樓上廂房中呼盧喝雉，興高采烈，周陳與應本是熟人，當由周南陔入門在樓下，吩咐相幫（龜奴）請應大人下樓，說有要事面商，應聽了坦然下樓，邀周南陔上樓晚飯，並說今天賓客不多，你來得巧，不用客氣。周南陔說：「有一句話要面談，我們到外面去談一下，再來入席如何？」應桂馨不疑，走在周南陔前面跨出大門，那時西探長阿姆斯脫朗正密伺在門外，他本也認識應桂馨，不由分說將應雙手握住，另有一人抱住應的腰部，防他掏摸手槍，更有探捕多人，將他簇擁着押進停在民和里街口的「香港」汽車（上海捕人汽車，內行人語）。立刻風駛電掣般開往南京路老鬧捕房，從貴州路後門而入。同時另行派出的幹員，亦已隨同法捕房人員，到文元坊應宅實行搜查，可是搜了半天，一點證據都沒有得到。

文元坊用計賺密電

文元坊應桂馨公館，是三樓三底房子，陳設相當闊綽，應桂馨有妻妾三人，家裏每天進出的賓客游手好閒之輩不計其數，辦案幹員先將後門把守，但都守在門內，不使外面人知道，並禁止應宅無論任何人不得出門，如門外有人來到應宅，一進門就被拘住，當將應宅男女賓客及閒雜人等一律分別幪禁，女眷在樓上廂房，男女在樓上西廂房，都不准行動，分派妥當，就開始搜查，在應桂馨的三上三下房子裏，翻箱倒篋，衣櫥文具抽屜鏡架，各處都詳細查過，竟沒有關於刺宋的

片紙隻字，時間已過了午夜：大家不勝焦急，因為那時武士英尚未捕獲，要是人證物證都沒有着落，應桂馨又是個有能力有手腕的人，勢將奈何他不得，而對於捕房，更是無從交代，到了這時，勇邁絕倫，字典上素來沒有「難」字的陳英士，接到電話報告之後，也不免焦灼起來，待要對應的其他秘密辦事處想辦法，而一時急切不得頭緒。好個交通部交際長周南陔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他在老鬧捕房把應桂馨收押之後，接到文元坊搜查人員的電話催促，立即趕往應宅，又赴各要人處往來路上，想得一計，到了應宅，對那些軟禁在樓上十分慌亂的女眷，聲稱他是應桂馨在捕房接頭過的心腹友人，周南陔走到幾位應的姨太太跟前，裝得很是機密的樣子，低聲的向她們說：「你家大人託我回來安慰你們不必着急，事情有眉目了，到明天就可解釋明白，但是有一個秘密文件的地方，應大人關照把文件趕快取出來，秘密交給我，以便做好手脚，快點，快點！」又說：「那位是曉得這地方的太太呀！」

當時周南陔的神氣活像是應家至親好友模樣，而且警探森嚴中，來往自如，當然使見者知其為神通廣大之人，應妾果然中計，便有一人站起來說：「是我曉得的，但這裏如此嚴禁，那能弄法？」周說：「有我不要緊，你快點去拿好了。」應妾就在廂房地板上撥動活板，掀開後，有一小箱子，另外還有烟土等物，周把箱子取出，如獲至寶，又問還有別的要緊東西沒有？應妾說：「全在這裏面。」周乃送應妾到原處，立即喚幹員就地詳細檢查（各房探捕守門，房內非常清靜

），內藏文稿密碼本及其他文件不少，就立刻先將電報檢閱或翻譯，花了好幾個小時，如署名之別號等，輾轉推尋，秘密始完全顯露，其中最要的證語，是用「梁山匪魁」四字代替宋教仁的姓，洪述祖給應桂馨的電文裏，又有「毀宋酬勳」字樣，方知應桂馨刺殺宋教仁，不但貪圖厚利，還有酬廣勳位的希望，尤要者，宋死之夜，應報告電中，有「就擒」及「轉呈極峯」等語，於是袁世凱主使其殘害民黨手段的毒辣，暴露無遺了！來往有關各電，由周南陔親到電信局對號對碼，逐件逐字，檢覆無訛，並由局中收發拍電等原經手人一一簽字為證，確實不容狡賴。

武士英報名投羅網

自從發現了密電證據之後，雖案情大白，但審訊經過，引渡手續，非常麻煩，以種種原因，極費躊躇，困難周折萬狀，欽方律師之一為黃鎮磐，湖北人，後任最高法院刑庭長，出力很大，本案引渡上海本地法院訊辦時（尚未定獄），當將應桂馨、武士英等拘押在城裏「地方監」的牢獄裏，應桂馨是從武士英的口獲到線索牽連出來的，俯首就縛，非常順利。但是那個實行殺人犯武士英，到那裏去找？說來更是奇巧有趣，更順利容易，也許是宋教仁在天之靈，暗中呵護之故。原來就在搜查應桂馨公館的當晚，應某手下不少游手好閒之徒，軟禁在一間廂房裏時，在取到密件之後，同往應宅逮捕的人，想起武士英還沒有捕獲，當初出發匆忙，也沒有想到叫四川學生去查對，到了這時，就向那一夥軟禁在應宅西廂房的男賓客，高聲問說：誰是武士英，他在這裏嗎

？這是隨便說說的，姑妄言之，以為武不一定在應宅，即在也不會承認的，誰知問話甫畢，就有一個下級工人模樣的人，急急站起來承認說：「我就是武士英。」「有什麼事嗎？」於是立刻將他押入法捕房。才派人去招兩位四川學生來，到場辨認，果然就是鹿鳴旅社那個借錢還錢的人，羈押之後，跟應桂馨同時移解地方審判所，後來武士英在地方審判所監獄突然服毒身亡，那是應某羽黨，希圖滅口，在饅頭裏放下毒藥，送進監獄，連武士英自己直到毒發，才知性命不保而富貴終於沒有享到，可謂死有餘辜。

以上是應武兩人被捕破案的真相，當時各報記載，也因各方面的關係，都未能和盤托出。陳英士先生也只對國民黨重要幹部人員，告以詳情，對外從未詳細宣佈。連在場辦案的探捕等人，



刺宋案的主謀人趙秉鈞。(上圖)，趙秉鈞致應桂馨函墨蹟。

也都沒有知道這樣詳細。尤其是四川學生的線索，及搜得文件等許多小動作，除了陳英士先生等幾位主持其事之人，知道者可謂極少。

應桂馨越獄遭滅口

主謀刺殺宋教仁的有關諸人，除袁世凱本人，在洪憲稱帝時被四川督軍陳二庵(宦)一個通電氣死，終算「得保首領」而沒有被戮外，其餘趙秉鈞、洪述祖、應桂馨等人，都不得善終，這雖全國皆知，但在本文，不得不補述，作一結束。

應桂馨是在宋教仁死後兩年，在楊柳青津浦鐵路二等車廂裏給人用刀戮死的，指使的人就是袁世凱。當時應桂馨羈押上海地方監獄，陳英士先生二次革命失敗退兵時，因為尊重司法精神，沒有把他槍斃，也沒有隨軍帶走。應桂馨就乘革命軍撤退，上海政局混亂，無人負責時，在獄中鼓動越獄，逃出圍圈。因南方注目的人太多，他就問道溜到北平去求見袁



世凱，要求履行所謂「毀宋酬勳」的諾言。說：宋已毀了！勳爵的酬報理應實行。袁世凱最初利用應桂馨時，本是一時權宜之計，那有真的「酬勳」之意；更兼應桂馨一派流氓氣息，要是真把勳爵加到他頭上，豈不為天下笑。何況國民黨素受國人敬愛信仰，雖然兵敗，潛勢力猶不可輕視；應桂馨是刺宋案著名的在押監犯，如果一朝身躋登顯位，豈非證實袁世凱和應桂馨勾結，確是實情。因此袁世凱對於應的要求只是敷衍，但說你要用錢，儘管來拿，至於受勳或做官謀差，祇好靜待機緣。於是應某向袁世凱需索金錢，再三貪求無厭，應本是下流亡命之徒，因與袁世凱有此瓜葛，便在舊都四出招搖，自稱項城心腹，謀差謀缺，經他營幹，是個終南捷徑，可以手到拿來，一時奔走他門下蠅營狗苟，肩客政蠹之輩，幾於門庭若市。袁世凱看應桂馨實在鬧得不成話了！起了「滅口」之心，暗想此人除，刺宋秘密，終有和盤托出的一天，就借端派應到上海去公幹，暗中密派刺客二人，跟隨左右，應一人獨坐津浦路二等臥車，在經過楊柳青附近的夜裏，被這兩人刺死在臥舖上，被車上茶役發覺時，兇手已逃逸無蹤了。一個惡貫滿盈的刺宋要犯，就在這時，借袁世凱心腹之手，替國民黨執行了死刑，當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。

趙洪二兇不得善終

宋案重要人犯武士英，死於獄中，應桂馨斃於車上，除袁世凱外，祇有趙秉鈞和洪述祖二人是當時參預密謀的重要份子，陰毒險狠的袁世凱，早存了一網打盡的心，要是放他們活在世上，遲早終會給他一個要挾的把柄，但趙洪二人不比他應武之流，趙秉鈞（智庵）是內政部長兼攝閣揆，足智多謀，號稱袁項城的「智囊」（音諧智庵），決非隨隨便便可以把他處死。有一天袁世凱在總統官邸東邀趙智庵去宴會，宴畢回家，智庵突然腹痛如裂，好像奇冤報劇裏的劉世昌吃了趙大的酒飯一般，不多一回，就一命嗚呼了！袁世凱當然還有一番「痛哭老風」的假慈悲，循例「傳旨褒揚」外，還發給了優厚的治喪費，以報趙幫兇刺宋的勞績。這事發生後，雖然近乎斧聲燭影，找不到項城送毒的證據，但人言嘖嘖，鬧得全國皆知，把一個老奸巨滑洪述祖，嚇得寢食不安，疾忙推托養病，脫離虎口，溜出北平城，回到武進原籍，杜門謝客，詩酒自遣，不聞理亂，這樣閉門思過，終算暫逃誅戮，但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在若干年後，卒被宋先生公子冤家路窄，在上海與他相遇，不共戴天之仇，分外眼紅，當即扭交法院，後移解到北平法庭，第一第二審，祇判決無期徒刑，他聲明不服，向北平最高法院提起最後上訴，不料非但不予減輕，反而加重改判為死刑。行刑時，是用絞刑，本可給他保個全屍，但洪某依然斷頭而死。緣當時北平法院向外國訂製了一架用電流操縱的絞刑機，運到北平不久，尚未有人試用過，剛巧輪到洪某第一個嘗

試這電絞滋味，到了臨刑時，不知怎麼的，那絞頭的鉛絲，收束得太緊，竟把洪某的一顆頭顱從頸上絞了下來，當時鮮血淋漓，仍與殺頭無異。這又是大快人心的事。

有關人事諧妙文字

洪述祖是清詩人洪北江的嫡系子孫，名導演洪深之父，雖然行爲卑劣，不齒士類，但詩詞筆墨，才氣甚盛，饒有祖風，他寓舊都時，在自己門上書一聯云：「長安居，大不易；天下事，尚可爲。」被宋先生的公子指控被捕後，在獄中常致家書與其女阿媛，其妻玉英，書中常提到「吾子八斤，心地篤實，極顧大局，不愧我子。」云云。八子大約就是指的洪深吧？又刺宋案發生後，大家知道袁世凱對於正式大總統一席，決不讓人（時袁爲臨時大總統，並非由國會產生），但袁世凱對宋教仁仍做出虛偽的哀悼，名士于晦若，方任袁的機要秘書，對於袁世凱的心事，早已瞭然，曾著浣溪紗詞一闕，傳誦天下，讀者無不擊節，其詞云：

頓足捶胸哭遜初，裝腔作勢罵施愚，可憐忙煞阮忠樞。借刀殺人洪述祖，閉門立憲李家駒，本來總統是區區。

「本來」兩字，妙到毫巔，當時情態如畫，真是妙筆。李家駒、阮忠樞、施愚，都是袁項城世凱夾袋的政客策士（他們均早已逝世），連于晦若也作古五十年了。詩人劉成禺，在袁世凱稱帝絕命後，曾做洪憲紀事詩若干首，也是有關民國政史的好文字，中有一首云：「忙煞當朝阮司馬，移書淮上走年年。」阮司馬就是「可憐忙煞

」的阮忠樞，字斗瞻，當時張辦帥（勳）蓄復辟志，因袁世凱待之殊禮，故有「項城在位，決不復辟」之語，常居魯徐，靜待時機，項城極意囑，常命阮忠樞攜親筆書，每月到泰安籠絡張辦帥，劉詩所謂「移書淮上走年年。」乃刺宋案後關於袁氏洪憲，及張辦帥復辟之一首史詩也。

卜葬江灣輓聯一斑

宋教仁不幸被刺逝世之後，國民黨的同志將他卜葬於上海之江灣，並在其墳墓前塑造了宋氏的銅像一座，其狀側坐着，在思考的樣子。石座上刻有「漁父」兩個很大的篆字，和于右任所撰的碑銘：

「先生之死，天下惜之，先生之行，天下知之。吾又何記，爲直筆乎，直筆人戮。爲曲筆乎！曲筆天誅。嗟乎九泉之淚，天下之血，老友之筆，賊人之鐵，勒之空山，期之良史，銘諸心肝，質諸天地！嗚呼！」

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在這年（民二年）的四月十三日，假張園舉行追悼大會，由陳其美先生爲主祭，由居正贊禮，汪洋讀祭文，所收輓詞非常多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黃興克強和易順鼎實甫二位所寫的輓聯。黃興輓：

前年殺吳祿貞，去年殺張振武，今年又殺宋教仁；
你說是應桂馨，他說是洪述祖，我說確是袁世凱。
易順鼎實甫輓：

卿不死，孤不得安，自來造物忌才，比庸衆忌才更甚；
壯之時，戒之在門，豈但先生可痛，恐世人可痛尤多。

余青先生：請告知通訊處，以便寄奉稿酬。